

少年红色经典

北斗当空

张品成
著

第三届中国“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
年度《巨人》“最受读者欢迎作品奖”
第二届上海市中小学生优秀图书奖

明天出版社



目 录

1	第一章		
12	第二章		
21	第三章	149	第十三章
34	第四章	158	第十四章
44	第五章	170	第十五章
55	第六章	181	第十六章
69	第七章	191	第十七章
80	第八章	203	第十八章
93	第九章	216	第十九章
106	第十章	226	第二十章
122	第十一章	236	第二十一章
135	第十二章	249	第二十二章
		258	补记



第一章

排客阿七在当地算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汉子，初秋的时候他回到亚口。排客阿七的那只肚子很大，到打霜时候还那么裸着，满满当当装着酒肉，还有各地的奇闻轶事。

排客阿七将排拴了，一块铜钱大的疤在他的额角放亮。码头那围了好多人，排客阿七身边围了好多人。

“晓得不？南丰到白舍上百里一片地方官兵蚁动。”排客阿七说。

“你亲眼见？”有人说。

排客阿七说：“枪炮响了七天七夜，烟焰腾天。我们困在望岗泊出不来，盱江里流下的水红红一片……”

“啧啧……”

排客阿七说：“官兵由一个叫陈诚的将军统领，老蒋坐镇南昌督战……你以为呀？他发了多少兵马只老天晓得！反正铺天盖地像蝗虫那么地来……”

少谍队的几个伢也坐在废石堤上听排客阿七讲山外的事情。他们和大家一样很喜欢听排客阿七讲外面的新鲜事情。每回阿七他们的排一拢岸，他们也挤在人堆里。但今天他们听着不对味。他们听到阿七扯起红军的事情，起始并不在意，以为他那张嘴没事找事捕风捉影胡咧咧说出来扯人兴致，后来听听不对劲，一些事不是排客阿七随便能瞎编编弄出来的。

排客阿七说：“红军由林彪、彭德怀带了，和国军作生死战，在盱江岸边拉锯，南丰城你来我去的几度得手又易手，人死跟倒禾样……”

排客阿七说：“官兵在碉堡上架了机关炮，炮子连了就像数丈长的爆竹，一搂火倒一片，人死跟倒禾样……才几天下来，红军死伤上万……”

排客阿七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要转了，这年头……”

那边万邦就按捺不住，他跳了起来。“咄！”他狠声狠气地说，“胡说！阿七你嘴里嚼屎你胡说！”

排客阿七说：“你个伢，你看就是，就像春里的雷暴，黑云压阵，说来人家就来了……”

万邦说：“探子，AB团，你狗东西搞破坏！”

排客阿七笑笑，说：“你看你这伢，你懂什么？我要是扯谎天劈雷轰……你这毛头伢，话出口没个轻重。扯开裤头看看，没指头大东西你口气倒不一般哩……”

万邦蹿跳起来，被月照、超清死死扯住。

月照说：“你不是老七的对手。”

有烫烫的火和一种说不清的什么东西在万邦周身缭绕。那边，人群“啮”一下散去。万邦说：“找金参谋去，我们找金参谋说去，我们去问金参谋。”

后来，他们找到金参谋，他们把排客阿七的话跟参谋说了，他们看参谋教官脸色。金参谋不说话，脸色像冬日里久阴不霁的天。

他们相信阿七那些话是真的。

万邦说：“娘东西！来，来就是，老子正愁搨不上仗打，来了正好。”

超清说：“咱们队伍这么厉害，白狗子真就能攻进来？”

月照不说话，月照从金参谋脸上看出很多东西，他知道事情不会像万邦或超清想的那么简单。他是少谍队一队之长，当然比大家想得更多些。他隐隐感到有些事情不可避免要发生。

那些事不会那么简单，那些事……他想。

从那天起，月照耳边常有轰轰的声音，像枪炮声又像雷声，他以为是幻觉，但常常觉得那么真切。有一只手在他心里揪了一把又揪一把……

那些天，他发现师部进出的人比先前频繁。他不知道师长和参谋们正商议一桩重要的事情，他不知道那桩事会弄出许多的故事来，他更不知道那桩事会影响自己和少谍队那帮伢很长的一段日子……

二

超清脸贴了凉凉的篾枕侧脸朝斜向里望去，眼睛像两颗溜圆的杏仁玛瑙镶嵌于一张白净脸上。那时候古祠的飞檐正挑着一方明净亮爽的天，正是北斗初现的时候，几颗星子在淡淡的薄云里跳。超清看见那勺形排列的几颗星子在薄云里晃晃地跳，他看出无限趣味，禁不住就嚷了起来：“嘿！星子跳舞。嘿！它们跳舞。”

这叫声在寂静的夜里异常脆亮，让几个伢全扎实地吓了一跳。

万邦说：“你遇鬼了，张张皇皇地叫，那是星子跳舞吗？”

超清说：“你看，是星子在跳呢！”

允中说：“你是夜里吃红烧狗肉撑的，热火蹄心让眼迷离混浊得不行，看东西全走了样样！”

超清嘟起了嘴，说：“我看着星子在跳，反正我看到星子在跳，它们在跳……”

允中说：“跳你娘个头，那是星子跳吗？那是云在走呢，你看真了，那是云在走呢……”

又硬在仔仔细细地看，看见那天上果然薄云滑飘像一本奇怪的书那么被人轻轻翻着，又像是一层古古怪怪的水面微风乍起，抖一方白白薄绸，有一些透亮的小小蝌蚪在白绸中拱涌。

超清在昏暗中跳了起来：“你骂人，你骂我娘，你敢骂我娘！”

允中说：“你娘在哪？你又没个娘。你跟我一路货，咱生来就没个

娘……”

超清杏仁玛瑙眼儿立现怒火。他跳了起来，但看见允中那蛮横表情又立马蔫软。

超清想：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才不跟野蛮家伙一般见识！

月照起身走近前来。月照将很粗壮的一只臂膀伸过来：“你们撑的，没事招惹事情。高营长金参谋他们正愁烦得不行，你们还要给他们招惹事儿吗？”

四下里立刻没了声，恢复了先前那么一种静谧。几个伢踮了脚往东厢房那向望，看见雕花木窗透出忽明忽暗的光亮。那松明火的亮光将木雕窗花弄作一种墨影晃晃地映在墙上，有如一幅图画，其味无穷。

近来发生的一些事连少谍队细伢们也感到不妙。师部头头脑脑的人物神情全不那么舒展，就连平常笑话最多的金参谋嘴上也似缝了线。金参谋腆起的肚子简直就是一个满盛笑料的布袋袋，平常时候抖抖就能抖出许多让人开心的好东西。但这些日子不行，大人们脸都绷得老紧，匆匆地手忙脚乱地在师部进进出出。

又硬说：“什么事……我看不对劲，一定有个什么事！”

万邦说：“就是！”

允中说：“也是怪，天气也阴阴的不舒展，晴不晴雨不雨已经好些日子……”

超清早平静下来，坐在昏暗之中，手里捏一根软金似的稻草那么一下一下扯着。听得大家议论那话题，也嘟哝了一句。他说：“能有什么？大惊小怪。”

允中说：“你懂个狗屁！”他把手里正玩着的一个破洋铁玩艺儿朝天井那边抛过去，就听得丁零当啷的一串响在祠堂里跳。那边厨子阿八就蹿出来了，声音很虎，嚷道：“都是些教养不正的雀雀，屁事不懂，都什么时候了还闹腾成这样？长官们焦心得不行，你们却过年似的开心。”

厨子阿八有根尺多长的铜头烟具，是土豪金归守不离身的宠物。那年

打土豪分金归守家浮财，财主金归守家金银细软阿八全不放在眼里，独就看中了金归守的这根烟具。“我阿八啥也不要了，我就要这家什。”他说。果然就拿了那烟具，也从此宠得像宝贝。又硬走过去，小心地捏了那黄铮铮的铜头，那是一个龟头的造型。又硬往那窝斗里一下一下塞烟丝，烟是当地烤烟，是出名的一种货色，黑黄油亮呈古铜颜色，据说抽起来劲足味厚属于老烟客们的喜好。

又硬往那窝斗里塞烟，塞满了接过阿八指缝间纸媒子，凑到嘴边呼一下吹燃了。那火光映了他的脸，他涎着脸儿那么笑着。“伯！阿八伯！”又硬叫得很甜，“伯，你常在金参谋身边进出，你该知道是个什么形势……”

厨子阿八绷了厚嘴唇皮猛劲抽烟，白白的浓烟成长面粗的两根烟柱从鼻洞洞里扯出。黑暗里一群伢伸长了脖颈，脑壳在昏暗里一动不动。

阿八伯说：“那当然是有情况的……”才说了半句，却打住。

允中嚷：“阿八伯，你不必卖关子的，你把消息透几分给我们，有好处大家不会忘了伯的。”

“就是，就是……”那些脑壳就往这边挤来。

阿八说：“尽了我手艺做那许多好吃东西他们吃不下，这事从来没有过。师长那胃口谁个不知？偏他也那样，你们说情形能好吗？”

“就是，就是！”

“我看也出不了几日就有分晓的，别看你们眼下闲着，保不定什么时候要累脱你们骨头……”

厨子阿八的话很快应验，近午夜时分，祠堂里就骤然响起集合哨音。那时候伢们正睡得香甜，听哨声响得急，立刻蹿起……

混沌的月这一刻是清明了一些。老樟树下一排伢齐溜溜站在那，面色含糊。金参谋很抖擞的一副模样，却压低了嗓门布置一桩紧急任务。任务是要少谍队去山里某处埋藏一些东西。东西用背篓装了，一排磨墩似的蹲趴在祠堂墙角。上头有命令不让点灯，因此任务必须摸黑完成。少谍队那些细伢臂膀上就都系了条白布片，以便黑灯瞎火中不要走失了。金参谋将

任务大致作了个交代，立刻就明白地弄出一个坚定手势。十几个伢争先地过去将背篓背在背上。超清掂了掂，觉得背篓沉甸甸的。“什么东西这么老沉的？”他悄声对身边的承禄说。

承禄说：“金参谋有交代不让问的。”说着自己却也抖了抖肩膀，听到了一种很独特的声音：“像大洋呢。”超清嘀咕说：“你是想钱想出鬼来了，什么大洋！”超清也那么掂了掂，觉得沉沉的像是铁砣砣但决不会是银元。“什么也不会有，怕又是一次独特的测验，背篓里装着石头也是难说的……”

对话声叫前头的金参谋听到了，一声喝，两个伢全噤了声。黑暗中只听得“啪哒啪哒”脚步声。一队细伢由金参谋和那个大胡子姓高的营长带领，从老樟树下出发，绕过沉睡中的村子往深山密林里走。少谍队的细伢都是经过一些日子训练的，多数伢是山里人出身，因此虽是暗夜，走山攀岭却不是难事。各人都专注于前面那个手臂上的白布条，一队伢走得迅捷。以为很快能到目的地，但却似乎总那么没完没了地行进，直累得个个气喘吁吁，汗小虫似的在脊背处肆意。有几个伢眼儿就撑不住了，脚软软的人就落到了后面。

金参谋说：“歇一会吧，就一会！”

月照坐下来，他坐在一块大石上。九月里秋寒已渐渗地心，石面上已有了一层凉意，让汗渍渍的屁股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月照望望四周，他极力想分辨出方位，但却辨不出。这功课是学过了的，教官说是看北斗，只要北斗当空，你永远不会走失了方向。但今天月照初次小试居然就没试出个眉目来，他发现队伍曲里八拐地在山里走，似乎是金参谋他们有意安排了这么行进的。

有人挨过来，月照认出是超清。

月照说：“你累吧？一个城里伢也是难为你的了……”

超清说：“你脑壳好用，你说背篓里能是什么？”

月照说：“你管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管它。”

超清说：“我心里总像是有个什么事放不下。我这人是不是一副没出息样？我心里总是有个什么放心不下……”

月照说：“你管它！”

但似乎细忖人家总是有一种难耐的好奇心无法压抑。起先月照也觉事情蹊跷，一路上就有一只小兔在怀里蹦跳，现在经超清这么一说立刻小兔又蹿跳了起来。月照用手往背篓里探去，触摸中感觉那是一摊杂乱古董。他心里有点犯疑，弄不清上头深更半夜要将这些宝贝东西往哪地方送，何况又是走往深山密林荒野之地。

月照说：“你管它！”

超清说：“你听见什么了吗？”超清在黑暗中侧着耳朵。

月照说：“什么？”

超清说：“我听到有雷响……我真的听到有打雷声……”

月照说：“都早是入秋的日子，哪来的雷？”

超清说：“你听就是，你仔细了听，你听……”

其实月照早就听到山那边时忽泛起的那种隆响，那响声果然如同沉闷的滚雷。

月照说：“是怪！”

超清在黑暗中拈了草梗枯枝什么的，一点一点那么掰：“我心里总是有个事放不下，我这人就是没出息……”

月照说：“你管它！”

虽这么说，但再出发时月照就存了一份心思了。

又走了近三炷香功夫，金参谋叫大家停住，说：“就是这地方了。”月照将背上重物卸下，感觉脊背地方火烧火燎的痛，却顾及不了这许多，抬头细观周边景物，看不出更多眉目来。再看那轮月儿，恰是正满的当儿。后半夜的云似乎也安分许多，那月在很大的一片云的缝隙里出现，不偏不倚正嵌在两山之间。月照细细看去，那左边的尖峰像岔出的一个凸地，如一颗巨齿那么竖在天地之间。月照模糊间觉得身后有一道陡峭的崖壁。月照

自小就跟了父亲在这一带山里打猎，按说对这一带是再熟悉不过，可夜色碍眼，任月照极努力却也分辨不出。金参谋命令大家将东西集中。

金参谋将那些个火把点燃，顿时谷地里通明一片，细伢们才看见原来他们面前是有一石洞的。洞被草木掩映，若不是高营长特意将洞口拨开，那洞子显然是不易被发现的。

高营长说：“又硬，你过来。”

又硬瘦瘦小小的身子挤了过去。

高营长说：“你钻进去！”

又硬迟疑了，他说：“钻进去吗？”

金参谋说：“就是，你钻进去。”

又硬游鱼似的摆动身子，果然就钻进了那洞子。高营长金参谋指挥了一群伢崽将背篓里那些东西弄进洞。到忙乎完毕，天已近拂晓，天欲亮不亮的当儿是最漆黑的时候。又硬从洞里钻出，他气喘吁吁，脸上泥糊邋遢，有汗从他的额间淌下，在那张瘦小脸上淌成一条条泥虫。火光映照中又硬的眼光放亮。

有人在小声和又硬嘀咕：“就那么大一个洞眼，里面真就能塞进那许多东西？”

又硬说：“老天爷！你以为就那么大的一个洞洞吗？那是个弥勒的肚子，一个天都能装得下。”

那人说：“真有那么大吗？”

又硬“嗤”地笑了：“不那么大，那许多东西我吞吃了么？”

他们说话的时候，高营长搬来块大石封堵了那洞口。那石头不大不小天衣无缝地将那洞口堵了个痕迹不露。

金参谋说：“很好，大家回吧，今天叫厨子阿八做红烧肉给大家喂馋虫。”

回到亚口村的时候，天是亮了。怎么的月照也感到蹊跷，回去的路似乎近了许多，怎么三两下就到了村子里？

那时候，很多人都听到那种滚雷似的声音……

三

月照朝祠堂走去，祠堂现在空荡荡的。只有厨子阿八在那剁菜，下刀很重，弄得祠堂回荡一种“空空”的响声，经久不绝。

月照到少谍队女学员那屋。木板床上，南秀的影儿也不曾见。他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满祠堂寻。寻到厨子阿八那儿，厨子阿八说：“才看见了她的，不会不在。”月照说：“祠堂里确实没影。”厨子阿八说：“你们少谍队没个安分的，总又是疯到什么地方玩去了。现在正好没人管束，还不是无头苍蝇般疯张吗？”月照说：“不会的，她今天身体不舒服。”厨子阿八一拍脑门说：“也是，我怎么把这档子事给忘了呢？给这妹子弄了碗米粉，两餐下来一筷子也没动过。你快去找找看，不要让热气冲得昏头昏脑走失不见了……”

月照四处找，终于还是在溪潭石岸边找到南秀。南秀原来是偷出来给大家洗衣，一大堆脏衣服塞满了两只木桶。

月照看见南秀，当时就“啊呀”了一声：“你病了，你不是病的吗？”

南秀笑了一下。那妹子天生了一张笑脸，一咧嘴两个酒窝深不深浅不浅的那么诱人。她笑了一下，随之抬手捋了一下头发，扬手间带一串水珠，成一条弧线洒在水面。水底先有几条半透明的小鱼，贴潭底在石缝间梭游。山里的鱼长年生长在崖洞里不见日光，生成这种透明模样，不细看不知水底会有鱼类，细看时只看见一曲黑黑线肠两颗小小眼珠，神奇的一种精灵怪物。那水珠惊动了游鱼，倏一下不见了踪影。

南秀说：“什么病？无非头痛脑热的……是闲出来的毛病。”

月照是知道这个倔脾气妹子的。少谍队三十几个红小鬼里，妹子家只有三个，三个妹子里数南秀年纪最小却最倔，任什么事全不服输。

月照说：“你看你，你那倔劲又上来了。”月照说这话时像个大哥哥。

南秀说：“你要管，该管管那帮男伢，衣衫穿了十天八天的不换，一换了呢就如同剃头师傅的刮刀布，又堆在那长久不洗，沤得都起气味了……你是队长，你该管管……”

月照没再说什么，他蹲下来开始和南秀一道洗衣服。正忙乱间，听得身后有人说话。

“啊哈！好合适的一对嘛。”

月照回头，见是标有。标有是亚口一况姓孤儿，一生浪荡，游手好闲，遂成好吃懒做毛病。二三十岁的后生没有成家，成乡痞成流氓无产者成乡间的闲人一个。什么都不愿干却什么都干过，到铁匠铺学徒跟篾匠做下手随唢呐吹鼓手学艺呆在屠夫那帮人中杀猪开膛掏下水，也跟过排客跟过盐帮跟过算命测字先生……但却什么都不能长久什么技艺都没有学到。直到红军来了赣南，当兵吃粮的时髦浪一般席卷苏区，浪荡多年的标有也经不住热潮的鼓动，随了村里青壮男人入了红军队伍，也冲啊杀的有过英勇，却到底不能改了过去顽劣，一见有好吃好用的好东西就嘴馋手痒，终于有一次不能逃脱犯纪律的下场，就被上级从前线弄回后方，在特务连里养马喂猪。

月照回头见是标有。标有持一根甘蔗歪头歪嘴地那么啃咬，小眼睛眯缝了看人，笑，笑出许多的隐晦。月照看他那副样子，想是这人必是又喝多了酒。月照叫了一声“标有权”，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又喝多了酒，那浊浊的东西一灌，你嘴就没遮没拦地瞎说……你那一张嘴，什么时候都不能闲下来吗？”

标有说：“都说我糊涂，其实我是明眼人呢。”

月照说：“你喝多了。”

标有“嗤”地笑了一下，说：“我喝了酒，我是喝了几碗的，可我喝了酒脑壳比平常更来得清醒。就是酒后酣睡，我标有也是一只眼闭一只眼睁的。”

月照用力在溪潭里抖洗衣服，搅得一潭碧水波涌浪起。

月照想：吹牛皮的高手，你没醉？没醉说这等荒唐鬼话？

标有说：“你们不信？不信我也没什么法子的了，但初八那天我也是喝了有一满壶的，却也真是烂泥般瘫睡在床。可半夜里有过什么事，我标有清清楚楚……”

月照想：你知道什么，知道母猪要屙崽还是跳蚤做梦？

标有说：“我知道你们少谍队半夜去埋了东西，埋的是值钱宝贝东西……”

月照听这话不由就愣了，拎着湿渍渍水淋淋衣服的手臂呆呆地悬在那，却没拎住，那衣服直直地坠落水中。月照回过头，痴看着标有。潭水起一个漩，将那衣衫卷出个花样，然后顺流漂将下去。月照回头时看见标有在嘿嘿地笑，笑出一种莫名的得意。标有那么笑着，吐出最后一口蔗渣，返过身朝村里走去。

那边南秀沿着溪岸跳着叫着，追逐那件溪流卷走的衣服……



第二章

省府南昌这一年的夏天异常炎热。就在这堪称火炉的街市，那个蒋姓党国领袖却亲临督战。他熟读了每一天的战报，对于前线的每一消息欣喜若狂。很多年来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事，永远是败多胜少，数百万的大军，精良的装备，竟然就不能奈何那一群鸟枪土炮的乌合之众。

但是这一年时来运转，许多的契机让他指挥的战事得心应手。大军将“赤匪”所占据的地盘围得密而又密水泄不通，围剿之役在通宵达旦紧锣密鼓地进行，日益往赤都瑞金逼近，眼见得搅扰了自己多年分秒不安的祸根从此拔除，他能不喜笑颜开？

省府南昌那条老街的骑楼很宽，遮住了相当多的灼烈阳光。就在临街的一座法式建筑中，这个党魁兼剿共总指挥捏着指头，一副亢奋异常的模样。他光秃的额头放亮，目光玄秘阴沉犀利而凶狠，如同欲纵捕食前飞隼的那对鹰眼。他对他的将领们作了一番训示，便将拳头插向墙头那张大幅地图上很醒目地标示了一个叫瑞金的地方。

他说：“趁热打铁！”

将领们说：“是！”

他说：“我想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诸位报捷的消息。”

将领们说：“是！”

.....

也就是在一个比通常平静的夜里，树猫那凄长的器叫突然被爆豆般的枪炮声所掩盖。少谍队的伢几乎同时从床上翻身跃起，有人在呀呀地喊叫，祠堂一时间里有些乱。但这时金参谋高营长和师部特务连的一帮成年红军出现在祠堂大门口，几只火把把四周映得通亮……

万邦这时候比谁都来得镇定，这场面过去在寨子里时司空见惯。万邦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镇定，他很快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与别的伢崽比，他内心顿生的不是惊慌而是一种激动，枪声告诉他立刻能遭遇一场拼杀。对于战斗，万邦觉得已久违多时了。在寨子里做抢劫营生时，刀山火海枪林弹雨里闯荡属于家常便饭，似乎久不见刀光剑影血溅肉绽，万邦手心就痒痒得难受。从告别寨子下山，跟了千斗投奔红军，万邦以为人多势众枪新炮好，那仗断然是不会少，攻城夺地冲冲杀杀该又是多么淋漓痛快的事情！但后来的情形远非那么一回事，总是仗打得差不多了，才轮到少共国际师一帮伢检点残汤剩菜，或者索性弄他们在后边做一些没油没盐的琐碎。再后来就来了那个穿长衫的，说是要挑一批精干伢去执行一些特殊任务，在寻乌少共师千多人里挑了三十人，万邦是其中之一。

干爷千斗说：“万伢你该去！”

干爷千斗说：“你是百里挑一的角色，是好佬……你该去！”

干爷千斗是万邦的恩人也是他最崇敬的人。干爷带了队伍下山归顺了红军后做了团长，一样的英勇善战的好佬一个，是一方叫得响顶呱呱的人物。万邦最信干爷千斗的话。万邦自己也觉出荣幸也觉出神秘，料想去少谍队肯定有很多的趣味和痛快淋漓的事情，结果就来了瑞金。来了瑞金却大失所望，每天只是上课训练，起早摸黑跌跌滚滚打满身汗水没一刻干的时候，苦不堪言。脸上的笑就少了，心里烦躁脸上成天多的是阴郁和怒气，被教官和伙伴认定是恶习在身匪气难改。这一来万邦心里就越发地窝火，就盼着能有个什么意外突然地有一场大仗恶仗能让自己冲杀一番，显露豪杰气概英雄本色。

这机会今天是终于来了，万邦那一刻顿感身上血一下子腾地沸起。

金参谋拎了支盒子枪，一只手就那么挥动：“大家不必惊慌！大家不必惊慌……”

“就是，”万邦也响亮地喊道，“不要乱！”

短暂的慌乱风似的过去，细伢们站在祠堂外的黑暗中。爆豆似的枪声还在朝这边逼近，有一些就扯着呼啸飞蹿到老樟子树上，惊扰了夜栖的鸟，又抖下许多的碎叶飘飘飞落。

万邦握着枪，感觉那杆汉阳造冰凉凉的，又感觉手心痒痒叫人难受。高营长简短地交代任务后，队伍就在暗夜里急步行进。

走着走着，万邦就觉出不对劲了。他看了看那勾状排列的北斗，觉出不对劲。

万邦说：“不对！”

高营长说：“万邦你喊什么？”

万邦跺跺脚，说：“我们这是往西面走！”

高营长说：“对呀，我们是往西面走的。”

万邦说：“可仗在东边打呢。”

高营长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仗在哪边打，叫我们往这边走是上头的命令……”

“××！”万邦嘴里跳出两个难听的字眼。

高营长一听那两字就蹿了起来。他的脸涨成猪肝颜色，只是在暗夜里大家看不到高营长脸上的颜色。他呼呼地喘着粗气，拳头捏得紧紧的，他想打人。

金参谋走过来，金参谋说：“万邦，你又说粗话，你对教官说粗话？”

万邦哼哼着，他肚里窝一把无名火。他其实是无意说那两个字的，可不知怎么一窝火那两个字就从嘴里那么跳了出来。

万邦说：“我不想往西边走。”

金参谋说：“这是命令！”

万邦说：“反正我不想往西边走……”

万邦说：“我不想做逃兵……”

万邦说：“要走你们走，我不想做逃兵……”万邦眼前就蹿跳出很多的东西，情绪那么激浪般汹涌。他觉得胸脯胀胀的，后来，他不知怎么的就哭了……

高营长说：“你这火板子伢，这关节上，你哭什么？你看……你哭什么？”

又硬他们也受了万邦的感染，细碎地嚷嚷起来：“我们不走，我们要打仗！”

几个同伴一嚷，万邦似乎就得到某种支持和怂恿。他索性就坐到了路边的大石上，他那两只脚很无赖地那么在黑暗中杵着。

金参谋笑着，他什么时候都能这么镇定地笑着。“我们必须走，这是上面的命令，”金参谋说，“上面有上面的战略，对啵？或许上面正是将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也不一定的。仗还少得了？有你们打的……我保证有你们打的……”

万邦说：“真那样吗？”

金参谋说：“我感觉会是这样，我向来感觉不错，十拿九稳！”

万邦说：“你敢保证？”

金参谋说：“我们打赌。”

万邦没再哭，一颗泪悬在下巴上，湿湿凉凉。

金参谋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你要不信，我拿这块怀表跟你打赌。你平常不是很喜欢我这宝贝吗？要是我的话没应验，这表就归你了……你拿着，现在师部有命令让我们天亮前赶到目的地。你看着表，六点，六点之前赶到……”

万邦真就接过了那表。他把表搁在贴胸口处那只衣兜里。他感觉那秒针踩了他心跳的节拍在走。

队伍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又继续前进。行走中又硬放慢了脚步，他有意